

浙江文叢

屠隆集

〔第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屠隆集

〔第六冊〕

〔明〕屠隆著 汪超宏主編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屠隆集 / (明)屠隆著;汪超宏主編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2.5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80715-884-4

I. ①屠… II. ①屠… ②汪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
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116413 號

本書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項目

屠隆集

(全十二冊)

(明)屠隆 著 汪超宏 主編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陳小林 趙一生 路 偉 劉 蔚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 徐曉玲 胡亦瀟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284.75

字 數 2920 千
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884-4

定 價 142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

栖真館集卷之十七

四明屠隆緯真著
會稽呂胤基充符選

書五

與鄒彥吉

道民夜來襍被宿真如老僧山房，翛寥幽寂，如此身在峨眉古雪中。蓋道民二十年前薄遊就李，託宿老僧房，六夕而去。後十五年而同開之重遊此寺，藉草刻竹，舊題宛然。雖無紗籠及紅裊，老僧相見，情意彌真，故當勝之。今者三至寺中，此僧頭顱如雪，一見作虎谿大笑，即依依故人，即生鰲吠雪，黃犬亦掉尾向客，若識舊日攢眉生。疇昔沙彌三五並已老大，回想人生電光石火，迅疾若此，良增太息。

晨起坐僧寮啜雪峰泉。茗罷，則使者儼然持八行至，故人念客深矣。佳藁業已校畢。五言古盡削去六代纖艷姿媚，獨存風骨。篇篇據謝康樂上座，一千餘年來無此什矣。七言古出入高、岑間，闖老杜堂室。五七言近體列之唐人，初盛相半，最下者不失劉長卿步武。足下諸作，無論力洗却吳閭鉛粉氣，摠之非今之人所能道也。獨絕句頗少佳境，若必備衆體，似亦不

可不注意及此耳。《過真如近作》二首秀潤老蒼，無一字不穩密，篇章如此，咄咄畏人。道民至此，稍有吟諷。昨聞雲間故人唐光啟有妹就義事甚烈烈，遂捉筆爲之。哀誅容當繕寫，通請印可也。承諭選勝烟雨樓，向者僅與龍伯貞昏黑一登，殊未悉四望烟景。願與明公一登眺，擊結，亦明公宿約也。何如？馮開之別道民，走武塘三日矣，都無消息，恐已遂如虎林。明公使人物色之，同此勝會。幸甚。

與呂充符

充符足下：

充符年少，何從得長卿其人也者，而暱就之。昔人有錢癖、馬癖、左氏癖，充符其有長卿癖也邪？長卿方不利，當世不賤若泥沙，則畏若鬼蜮，閱盡人情，惟當閉戶。充符乃獨提一片肝腸明白相向，定須別有一副眼目，從寥廓外覷破人群，不隨衆妍媸短長，此詎可望於今之悠悠之徒乎？何止悠悠之徒，即當今號稱豪傑、與長卿素講青松白水之盟者，究竟之，亦終墮俗人坑塹。當其有名位時，爭自附於知己。一朝淪落，掉臂不顧如行路人。夫今日之長卿與疇昔，其脩短黑白、好醜嫩惡，非前後頓殊也；其胸壺今古、口吐霏屑、筆挾星漢，頗亦猶故也，而疎戚吳越，風期萬里。此何故？炎涼移其外，利害蕩其中，不自知侵尋作世俗伎倆。充符獨收之淪落之後，其意良謂咄咄呂生，不可當吾世而失一長卿。長卿獨貧耳，世人有黃白銀、犀珠

玳瑁、雲雷龍雌、駱駝駿馬、雕梁繡柱、名園華池，長卿都無之。面帶饑寒，身露酸儉，以此爲不如人，其他則無不足。置之朝廟，則可以斧藻太平、潤色鴻業；置之山澤，則可以平分風月、領略烟霞。置之藝壇，則可以鬱鬱龍鸞、驅騁賈、馬；置之賓席，則可以鼓吹群耳、開暢心靈。與之共事，則曠日通衢無所欺；負挈之遊樂，則韶顏淑質足給歡娛，面貌不至可憎，心腸盡知可信。世人一見淪落，便如遺迹棄之。此不過以讒口中人，悲其餘波濺及耳。充符不然，肝膽惟恐弗親，蹤跡惟恐弗密。破去拘攣，通徹域外。充符殆非今之人哉？

僕頃又於就李遇一李玄白。其以寥廓得長卿，猶夫充符也。此兩生者，非持追美前良，無墜古道，又足媿夫當今之號爲豪傑而世俗其心者也。充符勉矣自愛！世之人並爲狐貉噉盡，前有萬古，後有千秋。充符勉矣自愛！

與龍伯貞使君

適承尊諭，將復有雩龍之役，敬啟：城北大龍湫，名包家灣龍。每歲旱暵，龍行雨最著，功德及物最多。昨茲龍從天末掛水，龍尾、鱗甲隱隱可睹。一義塚逼近龍湫，昨剎那徙之江上，村氓、田父悉見。蓋神靈胙蠻有年，獨未蒙朝廷勅封，以故向不列祀。典胥史按行，故事不上聞。乃今明公力脩曠典，躬報祀天井、銅盆、金沙，而不及包家灣龍。頃者大著靈異，不無少望於君侯。君侯方今人龍，尤宜爲神明仰重。而某向夜亦夢龍起天北，垂頭屋上。某以手捧

香飯滿鉢飼龍，龍下而就食焉。電光霹靂隨之，詰朝而有掛水徙墓之異。而今日適領尊教，乃盡理憶前事，輒布以聞明公。試一開口問，左右無不知者。且明公詩賦文章，龍神尤所傾注久矣，惟即留神示夢，道民蓋似不欲自言之使君耳。

與丁元甫明府

歲之不登，海上十室九餒。吳越之間道殣相望，兼之疫癘，遂至人煙稀疏，邑里蕭條。西陵以東，疫氣幸不渡江。大都秣陵、吳郡，直抵虎林，最甚矣！五行敗氣，屬當小陽九。道民八口枵虛，日惟飯蔬啜水，精修禪觀，力討玄宗。蚤夜焚香，搏頰遍禮三界十方天神聖師，一以懺悔自誓，一以爲萬民請命。野夫別來功課如此。伏讀仁兄序刻《感應靈篇》，使人每至骨驚神悚，善惡報應因果恐動衆生，令其努力十善，以免沉淪。楊葉止啼，佛祖不廢勸化。下根功德無量矣！

頃又聞仁使君荒政奇偉，普活元元。即如發官帑給殷富良民，賤糶外郡，平糶饑民，使本境荒年之衆恒食豐年之糧，即積穀巨家欲獨高其價，而我平糶官糧日日在市。彼雖懷無饜，勢必不能如此。循環轉運，官帑不虧，小民獲濟。此至妙之策。道民從蒲團上以靜力得之。旁督諸在事賢豪，無計畫及此者。而使君業已蚤得而行之，而收其效也。以是知使君天人也。君之爲令，卓絕千古。此後有譚文士無用者，野夫當舉足下揶揄其面。謁榭梅翁，簡足下長歌

及《白岳》八首，能選片石留之山中否？

貴鄉蕭以占太史書來，約僕相共看六橋芙蓉。九日前或當暫赴之，當再寄訊仁兄。幸不忘瑤華之音。秋來亢旱，賴邦大夫至心雩禱澍雨。龍伯貞郡丞品格孤峻，吏道醇白。荆楚多賢哉！獨聞瞿甲天死七澤，似亡其一，言之泫然。伯玉司馬淨業當益精乎？君善遂領東甌廣文，道民恐應有雁宕一行矣。

與陸平泉宗伯

道民不奉明公色笑，七年於茲矣。在昔爲小吏由拳，時數過從。明公每相見，便脫去形骸，譚析要眇，聲歎餘音，至今猶愴愴在耳。明公應化善權肉身菩薩，靜中櫛柄已久，觀成機熟，頃者想當大有證悟。初機下士，無緣得侍函丈，以相印可，祇有神馳。道民徼天之幸，得蚤遂放廢，專精努力。冀了生死大事，皈依三寶。嚴持五戒，虔仰蓮座。願列巾瓶而重以宿因，猶不忘情金液還丹一段公案。

近嘗研討二氏，參同三教，撰結一書。夫如來闡揚大覺，探本來於妙明；太上究極無名，標幾先於象帝。佛氏從淨智妙圓而悟真空，玄門繇混沌希夷以入神解。覺皇見性，即了心珠，獨朗靈真，兼摠性命，妙法雙脩。所多『雙脩』二字，尚有湊泊安排，不如金仙單提見性，一了百了，超朗直截。是故二氏之入道，有費安頓，有不費安頓；有有階級，有無階級。淺深大小，由

此以判。其爲得大道，均也。蓋二氏祖師在虛空之中，契同針水，味比椒蘭矣。奈後之不慧之徒，但知各尊其教，不知道本融通。泥洹之詆仙化，往往以長生不死爲住着窠臼。然此實非玄門之極則、黃老之本旨也。蓋如來愍衆生之造惡，故誘以極樂之鄉；太上爲凡夫之執迷，故引以長生之路。使人忻極樂而脩菩提，羨長生而理性命。及夫真如一證，則苦樂兩忘；仙品一登，則死生雙遣。二氏之極玄至妙，其大者無不同如此。

道民讀華亭念常譔集佛祖通載，玄門自老氏而下，咸悉力排詆，目爲僞妄。瞋恚滿腹，人我山高，此斷非佛祖之意。夫奉佛尊教，何必若是哉？念闍黎恐不免地獄矣。明公大道標的，以爲然否？如其未然，不妨駁正。道民世情盡矣，竭力以從事此二門，不敢尊仙而議佛，亦不敢奉佛以詆仙。倘一朝得到了手，佛奴、道民並是弟子，不自知究竟若何，肯心實辨矣。伏候善知識有以教我。

平湖陸五臺司寇，向爲四明阿育王舍利殿檀越，頃遣高僧無漏來住持本山。即令無漏募緣，了此殿工，而復託道民作功德主。道民貧，不能以法財爲功德。爲之草一疏文，令行募吳越間，乞明公主張緣事。蓋釋迦文佛舍利，阿育王建塔震旦國中一十九處，明州鄞縣其一也。而此塔則自劉薩訶懇禱，從地中湧出，尤爲奇特。迄今宰官居士，善信隨喜，但有緣法者至，則舍利往往現五色光。或大如芡實，如龍眼，如盤盂，如車輪，變幻神妙，殊勝非一。明公慨然勸化雲間善信，此盛事也。所爲道法，不及寒暄。

與汪伯玉司馬

除夕別先生郭門，歸而猶及奉老親椒觴也。歲之不登，道殣相望，繼以疫癘，吳越之間井徑蕭條矣。太平已久，生齒日繁。劫濁衆生作過種種，沴氣醞釀，上干天和。玄宰主於上帝，劫運勘於九皇，魔王厲鬼、五行敗氣乘之爲侵爲札。此詎天心之不慈，實乃衆生辜業之自取也〔一〕。衆生以業取禍，如波因水，如影隨形。雖上帝不得自主，雖至人不能挽回。中間有善根，衆生清虛恬澹。大則跳出陰陽，直與祖位分座；小則超越阨運，不被五行牽纏。我能寡欲清心，長齋奉道，縱饑寒難逃，疫癘知其必不能及也。

公不見玄象乎？天下事大可憂。今震旦國中，獨先生高朗超詣，爲世間明眼人。漆室之慮，願與共之。中流砥柱、擎雲攫日之手，今有公在耳。胡得偷逸烟蘿、養高林壑，獨覺自利，作聲聞辟支禪，非所望於至人也。乃如不佞則宜已矣，敗石窳行既棄世人，巨手靈心復輪時匠。逼之牛角，擠之崖顛。計無復之，奮而一跳，遂了出世大事。世人之所爲擠排，明眼所謂陶鑄也。他日眼有碧瞳，身生綠毛，遇先生名山洞府，尚是故人相見，依善知識。巾瓶提醒昏沉，約束掉舉，真人生大幸。奈何山川采阻，難可數數往來。而舌端之人，舉動更大不易。每從蒲團念到大函，輒恍與先生晤對。道民所著三教書，持論太多，恐不盡合祖師本意。自取泥犁罪過，夢寐時或驚汗蔌蔌，便欲急取而焚之。日向旦又復津津自寶其康瓠，以是故不敢遂

行。要須以他日死茶毗而舌不化爲驗耳。

覆瓿舊業，俞山人竟曾勾當否？今第得山人原藁無恙，足矣。道民靜中作觀無常世法，不獨身外富貴浮榮、空花露電，即天祿文章、雲臺事業，亦摠屬幻相，與性靈了不相關。獐狢狐狸何嘗惜貴人皮骨，羅刹鬼使不解慕賢豪姓名。若說此事便堪痛惋，僕願與先生努力靈修，早脫生死。人命在呼吸之間，過眼窗塵，上牀鞋履，截自今日，下手亦已晚矣。何如？何如？程生相如久客還鄉，其人雅士，幸進之門牆。仲淹病體若何？仲嘉眠食佳否？并此致聲。

與管登之僉憲

僕盥讀先生所爲《郡隍傳》及丁處士纂《神錫三道號記》，使僕毛骨寒栗，道念熠熠起。僕頃屏居，靜中作觀，以爲世人無明，作過種種，自其無始結習使之。亦良繇不畏神理，罔信輪回，取報應因果之說，而一切搏撻破滅之。謂人事章顯，神道眇茫。眼前受用，實際有據。向後果報，虛幻無憑。且圖眼前，何知向後。衆生入此迷網，結冤積業，永無解脫。言之痛心。而僕亦竊嘗私怪近日上帝尊高，靈爽稍晦。如來示寂，權教杳然。坐使迷倒之流，莽不知省；凶獷之類，敢於作姦。

僕間著一書，深明天人之際。研討二氏，參同三教。其要歸於善惡報應、歷劫因果，如波因水，如影隨形。欲以勸導愚俗，悚惕人情，而人非津梁，道非祖位。若以一髮引千鈞，杯水沃

焦釜，無益也。乃今得足下再來天人師，夙植菩提種，以權實宣揚大教，以威音摧伏衆魔，以脩德行檀興起善信，以天堂地獄折攝衆生。攬長河爲酥酪，變大地爲黃金。此世界已斷不可少此一段公案。時節因緣，則在足下。當是受命而出者，功德無量矣。僕深期即攜一笠，趨侍巾瓶，參訪印可，而屬方禁足家園，未能使出神識爲馳。

陸五臺司寇向年來四明，脩釋迦文佛舍利殿尚未完工，近請無漏瓶上人住持此山。而僕受司寇命爲檀越，仍屬無漏募緣，了此殿工。僕貧，無能以法財爲功德。乃爲譔疏文一首，令行募吳越間。在虎林則馮開之，在雲間則陸宗伯，在吳郡則屬先生，而嘉興則司寇公自爲檀越矣。惟足下力爲主張此緣事。蓋工程將完，所須不多，幸足下留意答書。幸有以開化愚蒙，敢齋心以請。不宣。

與聞仲連

無極太極者，理也；陰陽五行者，氣也。天地運化長久不毀者，氣爲之輪，理爲之軸也。陰陽五行屬氣。一屬於氣，便墮方所，便有成壞生滅，故歸之於理。理屬太極，尚有滯閼，故太極歸於無極。至於無極，無始，無名，無成壞，無生滅，天地混沌而開闢，開闢而混沌。是天地大物耳。有成壞，有生滅。而此無極之天天地地者，萬劫不壞。何也？天，一物也；地，一物也。無極果何物乎？物則有壞，不物則無壞也。人頂天立地，有與天地同久者，有超天地不

壞者。與天地同久者，仙也；超天地不壞者，佛也。皆不外此無極也。人得無極太極之理，爲神爲性；得陰陽五行之氣，爲氣爲命。性命本同而有仙佛分別者，何也？仙調神煉氣，性命雙脩，以求長生。卒之神氣混合，性立命來。而『長生』二字，皆未免黏帶也。故止於與天長久。佛單提一『性』字。見性明心，以證真空，則并『性』字亦空，無所不空。不留一物，不着一相。不惟陰陽五行礙他不得，即太極亦礙他不得；不惟太極礙他不得，即無極亦礙他不得。形物不能累，氣數不能干。劫火不能燒，大水不能浸。超天地而獨存，歷萬劫而不壞，以此也。仙脩性命，亦知煉神還虛。從太極以歸於無極，而終是有性命意思在。所以要其極，至於天地同久而止。佛直截超脫，盡打破神氣性命、烹煉脩持、堅固長生等字樣，一絲不挂。彼性何嘗不立，命何嘗不還。而般若之中，一無安頓，所以不生不滅，超劫長存。儒者於大地山河，身心意知，家國天下，人民眷屬，無所不黏帶，所以止做得天地間一個好人，而未免爲天地陰陽推盪遷謝。仙知除遣人間世萬緣，而尚爲長生牽縛，所以經劫長久，而猶有報盡。佛真空之中，一無停泊，所以萬劫不壞。此三教同異，僕以爲的然不易。

足下脩佛者，佛必悟真空，乃稱最上一乘。不求了悟，而徒以持齋誦經禮佛爲公案，以鑽研教典、提撕話頭爲解脫，生逞乾慧，死則投胎，豈惟不成大覺，其去性命雙脩之仙亦遠矣。蓋佛子大悟，禪宗立超等覺，何有於仙？若脩佛如沒孔鐵椎，增上我慢，不悟不證，蒲團上稍得片時靜定，便自謂事理俱遣，能所雙忘，而不知一遇事觸物，心如野馬狂象，熠熠火起，都無栖

泊，都無依據。顧安能如仙家以神馭氣，以性求情，金木交并，鉛汞相得，結胎成聖，了手出神，工夫有櫛柄，證驗有實際哉？足下清真善男子，既辦肯心，區區之忠，願效一得。惟足下照督。幸甚，幸甚。

與龍君善

李甥至自京邸，得足下長牋韻語，深見遠懷。後遂得東甌之報，日夜望前旌過明州，先趨庭而後履任。道民得攜一壺賀監祠下，同看湖光淨綠，芙蓉靚妝，擘結秋色，暢叙深情。道民業戒煞生，清齋斷酒，猶爲故人治蓮花釀，市黃魚紫蟹。而宅西開一園，如掌輪大。一閣瓊瓏，上插霄漢，下瀕清池。中置一鑪一几，僅堪與足下兩人坐對。池上芙蓉亦急著華，以遲行李。廿又二日晨起，忽有人來報，足下從虎林徑走永嘉之官舍，不復來四明封內。候人歸矣，爲之悵然。足下何急而就廣文一片冷青氈，使橋梓一樹，偃仰東西。閣道雙星，只尺河漢。其爲悵恨，非言所宣。又候人回，不得故人一字。誰爲問之，疑情滿腹矣。江心寺古今名刹，緇白如雲，珠林龍藏，道民夙所皈依。雁宕龍蔥窠，奇踪詭迹，深秀萬狀，爲東南山川第一。天姥、華頂，皆在北面，道民向緣，杜門禁足，未一登臨，良是欠事。今便當攜一布囊，來訪足下，并了名山宿願也。

僕年來學道，已辦石腸鐵脊梁，更得聞真師正訣。所苦親老家貧，不能遠投靈岳，浮沉市

巷，了道爲難。而海上故是十洲三島，安期羨門之鄉，乃近者絕少鶴頸龜腮、鹿鼻鼠耳神仙骨種。里中僧父，非僅僅染楮吮毫，則啗飯屙矢者耳。獨與尊公丈人外脩世法，內託烟霞。義比椒蘭，語同針芥。今猶爲塵罔拘持，是他日丹房劫外生死交也。不審泰山六博時，足下能爲衛度世尋叔卿先生石上否？翔便附牋，未盡中曲。

與蕭以占太史^(二)

往歲不佞被謠詠以出也，所爲衝冠搥擊者，殆通都矣。獨足下陳義更高。燈影幢幢，朔雲漠漠。唾壺欲裂，雄劍自吼。拘於官局，恨不得提章伏闕，一申子公之憤，吐霍諤之忠。贈言解裝，意氣千古。夫子蘭譜屈，登徒毀宋，自昔而然。第出讒夫之口，即事之所恒有，其究卒空。若理之所必無，後將何據？而當時雖舉國不平，公論沸起，獨道民若聾若瘖，都無片語。友朋有瞋目戟首相向者，僕但以醇酒關其口，竟長嘯而出國門。人以為達不知理，故應爾。丈夫於此時有揮手去，嗷嗷何爲？今久而其事定，須大有分明。千秋萬歲後，詎遂以曾參果殺人？

貴僚王胤昌生平未識僕面孔，題書相問娓娓，且欲得僕忼慨憤懣之言爲報也。若漢李陵之與蘇屬國、司馬遷之與任少卿，近世唐伯虎之與文待詔。感彼風霜，懸諸日月。而不知道民學道者，與三子調不同。頃感其意，作萬餘言答之。乃不能得僕慷慨憤懣之言，而得倏倏閒曠

之語。足下試歸而取觀之，亦足以明僕之近抱矣。

李參軍回，辱足下寓書捐俸。故情不替，昔義彌敦。將爲南國之遊，遂訂西湖之約。此時芙蓉靚妝，湖水淨綠。銜杯刺榜，何物不佳。乃道民禪寂已久，野性益成，貧家瓜蔓荳棚，碧苔黃葉，犬聲蟲語，事事冒人。仙佛之前，蒲團之上，日有工，夕有課，即一瓢一笠亦大不易出門。出門分妻孥十日之糧，亦苦難卒理。更有小疾乘之，遂罷。于邁盈盈，河漢脉脉，相思驚可知已。賦得拙詩六章，聊當握手。西瞻秦望，神與波馳。龍伯貞亦念足下甚，每見相共口足下不能休。此君楚有道孤高士也。

與屠養微秀才

僕往爲諸生時，從高先生所見足下。交遊中盛推足下文藝名家，青紫之業，可以唾手。且又氣質溫粹，德性雅淑，謂宜是清時之上材，凝福之令器。不圖命之不淑，久淹泥塗。復困原憲之貧，有史雲之累。三旬九食，簞瓢屢空，而足下猶然坐臥土室，靜掩蓬戶，袁安高不干之節，黔婁絕嗟來之羞，可謂介特亢厲立槁士矣。丈夫生不逢辰，丁此坎壈。玉瓚不貯於黃流，綿葛棄在於曠野。奈何仰首信眉，向屠沽兒求食，即立槁足以不恨，其如妻孥八口何？僕久未與足下，而從友朋悉足下饑餒苦節狀，使僕酸鼻傷心，不能已已。天道之不可詰也久矣！

勞人志士勤苦學植，砥礪名檢。不媿暗室，無負神明。守道安貧，終身流落。富貴膏腴輕

俊子弟體怯紈綺，口饜肥鮮，曾不識世間辛苦事爲何物。腹無今古，目無史冊。操筆染紙，僅拈弄之乎而已，裊然高步青雲之上。乃近當事者復惡有志之士讀古人書、抱奇負氣、將來且作豪傑舉止，欲有以摧破屈折之，申章禁切。士不得讀古書、作奇語，有讀古書、作奇語者，明示擯落不收，而顧獨收衰頹陳人、黃口孺子卑卑庸庸無奇者。嗟嗟，國家何賴於若曹，是宜足下困頓若矣！聊書此數語，一吐僕胸中憤懣^(三)。足下得此書而存之，饑可當食，寒可當絮。諸留面悉，未盡。

與陳立甫

日蒙蕭以占太史書來，申湖上之約。政擬操輕舸過羅刹江，就六橋夫容，且得與立甫及以占流連觴咏，領略煙霞。天忌良緣，下痢病發，伏枕三日起，而晤期差池矣。

毛山陰與不穀以文字相知，蘭亭若耶復多一地主，了此一段公案。興致頗饒，而逡巡搖落。天寒沮人，又復停橈。家諸孫屠本中秀才，字和叔。胸貫千古，筆掃萬言。爲文沈雄，典故有法；爲人朗暢，意思深長。不穀泠然相賞，遜爲家駒。累冠膠庠多士，即蘇君禹宗師亦兩首取，不幸又落羽場屋。不穀嗟傷之，而更苦原憲之貧，捉衿肘見，三旬九食，不得已，遣遊會稽。欲煩足下及山陰君爲覓一館穀，以餬其八口。不穀非不深心念之，林中人無可與語，仰仗兩君子九鼎之力。道民爲寒士薦館，多不就。足下肯爲我了此一生心願，則大幸矣！聞黃白